

浅析杜威的哲学概念 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汪 晴

重庆师范学院，重庆

摘 要 | 杜威主张哲学既是社会历史及相应的各种文化形态发展的产物，又对后者的变化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的记忆、想象、情感等归根到底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但它们经过人的理智化、逻辑化等等的加工制作，就超越了原有的实践、现实生活。哲学是这二者分离的产物。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杜威以明确强调要批判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而著称；但他对形而上学本身并不全盘拒斥，在形而上学得以调和现实生活、实践与情感、信念等场合下，他甚至对其还有所肯定。

关键词 | 实践；分离；传统形而上学；改造；趋势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近年来我写过几篇有关杜威和实用主义的论文。其中《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曾提出：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杜威的哲学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杜威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着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体现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上殊途同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重新研究杜威得出的主要观点。近一段时期，我在陆续抽样审校《杜威全集》中文版各卷的译文，有机会重新阅读杜威的一些重要著作。

作者简介：汪晴，重庆师范学院讲师。

文章引用：汪晴. 浅析杜威的哲学概念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J]. 哲学新探, 2022, 1(1): 48-58.
<https://doi.org/10.35534/nrp.0101005c>

读后更坚定了我对杜威哲学的上述信念，也觉得可以从具体材料等特定方面对我原来的论证作一些补充。本文主要根据杜威《哲学的改造》等论著来探讨他关于哲学与文化和实践的关系，以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1 “变化中的哲学概念”及其与文明和实践的关系

“变化中的哲学概念”是杜威的《哲学的改造》（1920）一书第一章的标题。这一标题本身就表明杜威不把哲学概念绝对化，而是抱着变化和前进的观点来看待。他认为哲学作为一种人及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也必然发生变化。杜威反对孤立地看待哲学、更不把哲学当作仅仅是哲学家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兴趣的任意编造。尽管杜威没有写过系统的哲学史论著，但对于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无论赞成与否，他都企图将其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相关科学以及情感、道德、宗教等精神文化形态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等联系起来，由此来解释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他特别强调在现实生活和实践影响下形成的哲学能够反过来对人类文明和文化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杜威的学生、当代美国实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胡克对杜威关于哲学与历史时代、文化和文明及其他学科存在必然联系、并发生重大影响的观点作过一个相当准确的说明：“在现在所有的哲学家当中，杜威最强调哲学在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要同时反映使其兴起的那种文化和社会，重新确定自身的兴趣、理想和发展方向”。“哲学的这种双重作用，即反映与重建，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由于哲学滋养了所有其他学科，而且历史上又一直与它们纠缠不清，……不论数学家、物理学家还是生物学家可能做出了什么别的贡献，只有在有关人与社会本身的善或者更善的本质方面，他所做出的知识上的努力产生了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意义，他才能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人们对有关价值命题的认知或者非认知特征持有何种观点，这一直都是事实。即便有人认为这些哲学命题只是对那些好事或者坏事表现出了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这些态度虽然不是什么明确的观念，但还是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杜威本人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近末尾的地方对哲学与人类文明和文化

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也就是胡克所谓的反映与重建关系)作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一个人,只要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着手研究哲学史,把它当作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章节去研究,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件孤立的事情;只要能够将哲学的故事和对人类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研究关联起来,那就可以肯定地说,他对于今天讲话的价值必定能够有一个他自己独立的判断。以这种方式考虑,哲学史就会呈现一种新的意义。从自命为科学的立场中失去的,可以从人文立场重新得到”。杜威所谓哲学“从自命为科学的立场中失去的”,指的是哲学对它借以产生的科学以及相关的实践的超越,因为,杜威认为哲学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人类日常的经验,或者说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经验科学、抑或实证科学)。但直接的经验、生活和相关的科学以及它们的成败本身还不是哲学,哲学的产生必然要超出它们的范围,或者说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它们的否定。所谓“从人文立场重新得到”指的是哲学对它所体现的文化(包括科学)及人的心理意识、精神等人文意义的概括、肯定和促进。哲学正是在科学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冲突、融合和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杜威的这种观点,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观点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因为,他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概念本身的解释就与唯物史观的解释大不相同。但是,说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相比杜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唯物史观的观点更为接近,这大概是不无根据的。这一点我们从下面进一步提及的杜威关于哲学起源的论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胡适在《实验主义》(1919)一文中在谈到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时说:“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杀,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康德以来的知识论,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这些话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来存在很大片面性,明显说过了头。从杜威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确采取批判态度,企图实现对它们的根本性的超越来说,他称得上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大革命家”。但胡适往下描述杜威哲学观点的那几句话却不能成立。因为,杜威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以及休谟和康德的哲学,都并未一齐抹

煞，更未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可以不了了之。毋宁说他是力图从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以及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对它们加以具体的分析，揭示它们的意义和相应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从我们上面所引的那些话就可看出。如果读一下《哲学的改造》前三章就会更加明白。其中第二章讲述哲学的改造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讲述哲学的改造的科学条件。在此仅简单提及杜威该书第一章中关于哲学来自实践、又与实践相分离的观点。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中重点探讨了哲学的起源问题。他从人有记忆、想象、情感等意识活动而与低等动物区分开来开始，揭示和描述了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发展过程，和与之相关的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哲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杜威对这一过程的论述很是具体、生动，有许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地方。我们在此仅提出一点：杜威认为原始人在狩猎、捕鱼等维持生计的实践活动之时和之余，也开始形成与之相应的欲求、希望、恐惧、友爱、好恶等心理活动。后者是由前者所引起的，没有狩猎、捕鱼等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关于狩猎、捕鱼等的经验和记忆。“天上的云彩有时让人想起一匹骆驼，或者一个人的脸面，然而如果你没有见过实际的、真正的骆驼和某张脸，那朵云就不可能让你想起它们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肯定了人的思想、观念等最终起源于人的生活实践中所体现的客观实际。

但是记忆、想象等人的心理意识活动与直接经验（生活）和实践等人的物质活动又有着重要区别。记忆的主要生命力是情感的，而不是智力的和实践的。因为记忆的再现很少是原本的。追忆过去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之故，而是因为它对现在所增益的东西。想象也是如此。记忆、想象本身都只能是单个的、片段的东西，只有将情感加入其中，将其联贯为一个统一整体，才能具有新的意义。“对战斗的回想与品味就是为了在当下时刻增进一种新的意义，一种与实际上属于当下或者过去的意义都不相同的意义。记忆是替代性的经验”。这意味着对直接的实践经验的记忆比直接经验更具有情感价值，更少不确定性。因为，人在直接经验中其注意力往往被实践的细节和不确定性的紧张感所占据，人只有超出了直接经验的范围，由他们的情感、欲望等对经验重新整合和连贯后，才能使经验具有确定的、完整的意义。“在实践经验的时候，人是一个瞬间又一个

瞬间地存在着，全神贯注于一个瞬间的任务。当他在思想里重新测量既往的所有时间片段时，一场戏剧便显现出来，有开始、有中间阶段、有朝向成败的高潮”。杜威由此很是强调人的情感、欲望在人的心理意识等精神活动以致人类文明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无法一一论及。

2 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

上面说的是杜威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一般看法，也是他的一般哲学概念。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论述他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采取的既有所肯定、又力图批判和超越的态度。

杜威早期曾接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后者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他1894年由密歇根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后，开始抛弃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转向批判和超越后者的立场。1905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在美国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F·J·E·伍德布里奇的影响下重新思考形而上学。但这已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与经验主义和实证科学结合起来的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杜威以明确强调要批判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而著称；但他对形而上学本身并不全盘拒斥，在形而上学得以调和现实生活、实践与情感、信念等场合下他甚至对其还有所肯定。正因为如此，关于杜威对待形而上学的立场在一些西方哲学家中往往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他的实用主义完全拒斥形而上学，也有人认为他试图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各自强调了杜威对待形而上学的某一特定方面，而这些不同方面的确存在。

杜威对形而上学既有所肯定、又力图批判和超越的立场早在《形而上学探究的主题》（1915）一文中就已有相当清楚和集中的论述。该文的主旨即在于通过揭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释形而上学的不同意义。杜威认为，如果形而上学不越出科学寻求事物的直接原因的范围、甚至对其还可以起到协调作用，那么它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形而上学要寻找整个世界的原因，或者说其终极的和绝对的基础，那么它根本不能成立。胡克针对杜威的这种思想指出：“关于任何的具体事物或者事件，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和怎么样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并且到达现在这个地步，如果说一定要去寻找的话，答案就潜藏在某些科

学学科之中。如果说问题涉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或者宇宙，或者涉及‘全部现存的事物’，那么这个问题对于杜威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对第一因的探究不是一种科学的探究。一切科学探究关心的都是直接原因。一切带有科学化倾向的哲学体系大体都具有这样的共同基础，即致力于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思想体系以求确立万事万物的普遍必然真理。实用主义排除了那些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这些形而上学观念试图从第一原理或者自明之理之中演绎出万物的结构，演绎出必定存在的任何的特定东西——比如上帝、人类或者是野兽。”胡克认为，杜威“显然坚持另外一种形而上学观。这种观点更具经验主义色彩，完全接受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几门科学的主张，要求对任何事件的发生或者形成都要辨明真伪。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抗科学，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科学，因此无论科学为我们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总是具有我们已经发现的那些特征、特点或者特性，这是一个终极的、不可简约的事实。这里所说的‘终极’，指的是永恒的意思，而‘不可简约’这个词，用于事物的特点时，则是说每做一次分析，事物的基本特点或者类似特点就会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杜威“对形而上学主题的理解与其他的形而上学毫无关系”。

看一看杜威本人在《形而上学探究的主题》一文中的论述，我们不难发觉，胡克把杜威所接受的形而上学限制在科学的范围的说法符合杜威本人的思想。例如杜威在谈到关于形而上学探究的性质时说：“我希望提出这样的建议：虽然人们可以接受‘终极特性’，可以把它当作初步区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标志，因为形而上学探讨的正是终极特性，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些终极特性与时间上的最初特性等同起来。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也可以借助科学探究中发现的某些不可简约的特质，来划分形而上学的主题范围……形而上学的问题要么把我们领到死胡同，要么只能把问题分解为构成科学探究的种种问题。”“任何关于事物起因的可理解的问题似乎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从任何既定的存在出发，大者如太阳系，小者如温度升高，我们都可以问一问它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用现有存在去追溯与之相关的过去存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对过去事物发生的变化提出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比过去事物更早的事物所发生的变化来看待

过去事物，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乃至无穷。不过，在超越某一未确定点时，我们当然会面临自身能力的实际局限。于是，可以说，终极来源或者终极起因的问题，要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要么是一些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的词语，用这些词语来把过去的某一点指定为一种特定探究终止之处”。杜威接着解释了所谓“终极来源”“终极特质”之类概念时，指的都是其科学上的意义：“科学思考所关心的各种存在是否具有终极性的特质——也就是不可简约的特质？在所有上述调查之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下面一些特质：形形色色的具体存在、相互作用、变化。自然科学探究的主题是物质，我们在任何物质里都可以发现这些特质……且无一例外。因此，这些特质似乎是名副其实的终极特质，或者叫不可简约的特质。于是，这些特质可能成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可以冠以形而上学的称号。”杜威这里所谓的“终极特质”“不可简约的特质”指的都是事物本身客观存在的、具有本质和恒久性的特质，是使某事物得以成为某事物的特质。这种观点显然没有任何与科学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倒是与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是一致的。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曾对古希腊哲学产生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作出如下三点概括。

第一，这种哲学的目的是为它们借以产生的社会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传统信念、道德和价值作辩护，证明其合理性。杜威认为，哲学不是从一个开放的、无偏见的源头里公正不倚地发展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设定了自己的任务。“它必定要从受到威胁的过去的传统信念中析取基本的道德核心”。“它与想象和社会的权威之间的结合非常密切，以致根本无法动摇。以任何截然不同于过去的形式来设想社会制度的内容都是不可能的。在合理的基础上为已被接受的信念和传统习俗的精神——而不是形式——进行辩护，这已变成为哲学的工作”。杜威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为例，一一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哲学的这种辩护精神一次明显的表现是，12世纪前后中世纪基督教想要谋求一个系统的、合理的自我表现而利用古典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以辩护自己是理性。19世纪初起德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在黑格尔以理性观念论的名义来辩护那些受到科学和大众政治的新精神威胁的一些学说和制度时，亦是如

此。”杜威由此得出了西方传统哲学都具有党性的结论，明确指出“那些伟大的体系也不能摆脱党派的精神先入之见的信念。既然他们同时声称拥有完全理智的独立性和合理性，结果往往就是给哲学掺入一种不诚实的因素，对于那些哲学支持者来说，由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潜伏的祸害就更为深重了”。

第二，这种哲学把逻辑形式理想化和绝对化。这是因为它既要给借以产生的社会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价值、信念作辩护，它所处理的材料却又缺乏合理性和事实的根据，不能依靠常识习俗和经验证明的方法，于是只好走向依靠逻辑思辨的另一个极端。结果是“使哲学降低成为一种炫耀精致术语的表演、琐碎的逻辑、以及对广博周详论证的外在形式的虚假热爱。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倾向于产生为体系而体系的一种对体系的过度依恋，以及对于确定性的一种过度自负的主张”。杜威还揭露了传统哲学企图依据这种纯逻辑的体系来“规定行为的确不移的一些法则”。这一点可以说是杜威对脱离具体实际而玩弄“抽象的定义和极度的科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但是，杜威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自负的主张”时，却走向了完全否定哲学可以反映现实实在的另一极端。他在援引詹姆士的主张后提出：“哲学除了假设什么也不能提供。而且这些假说的价值只在于使人对于他的生活更敏感”。由于这些假说的价值只是如此，杜威自己也意识到“这好像是对哲学本身的否定”。

第三，这种哲学崇尚流行传统中宗教的、超自然的世界，将其与日常经验的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最高和终极的、绝对的实在世界，是一切重要真理和准则的最后根源；后者与人们的实际事务和功用相关联，是事实和实证科学所涉及的相对的、不完全的、处于泯灭中的世界，不是实在，只有现象意义。传统哲学所要维护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它们也因此宣称自己“拥有一种比实证科学和日常实践经验所用更高的知识官能，而且这种官能以高级尊严和重要性为标志”。杜威认为提出这种主张是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他说：“哲学如果要把人引导到去证明和直觉日常生活和特殊科学的实在以外的实在，那么这个主张是不可否认的”。反过来说，如果主张哲学所研究的是“日常生活和特殊科学的实在”，那就要否定这种主张。杜威指出，传统哲学的主张“不时地遭到不同的哲学家的否认”，但他们大都是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式的否认。

杜威对此不表赞同，而代之以他所谓的起源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认为哲学起源于“人在爱憎和情绪的兴奋与满足的影响下工作时的想象作用”。这也就是要把哲学从对超越现实的终极和绝对的实在，拉回到人的爱憎和情绪所及的“日常生活和特殊科学的实在”中来，实际上也是拉回到杜威实用主义所主张的那个生活和实践世界中来。杜威认为这个起源方法对于推翻传统哲学的“理论活动比其他任何逻辑的驳斥都更有效”。

杜威是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来揭示、批判并力图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上述特征的。这使他在这些方面都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未能正确理解和解释他所说的“日常生活和特殊科学的实在”与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杜威并没有越出，而是一直在维护其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毕竟还是主张按照社会历史条件和包括情感信念等思想文化条件的发展和变化，重新研究和改造哲学，使哲学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成为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工具。他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指出：“如果人们承认在研究终极实在的伪装之下，哲学一直被社会的传统中所包含的宝贵价值所占据，它源于各种社会目的的冲突，出于世袭制度与不可并存的当代趋向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未来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人们关于自己时代里社会和道德上的各种纷争。其目的是成为尽人力所能及地处理这些冲突的一个工具。那些用形而上学特性来表述时可能是虚假的非实在的东西，一旦与社会信仰和理想的斗争相关联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哲学如果放弃对终极的和绝对的实在研究的无聊垄断，它将在启发推动人类的道德力量上以及在致力于人类获得更有序的和明智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帮助中找到补偿。”

杜威在后来的许多著作中一再阐述和发挥了他在《哲学的改造》等论著中所表现的这种对形而上学本身并不简单否定、但对传统形而上学又明确采取批判和超越的观点。例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1925）中所提出的著名的经验自然主义就是一种不笼统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但又严格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的学说。关于这一学说，需要另文论述。在此需指出：当后来一些美国哲学家把《经验与自然》论及的形而上学（即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混淆起来时，杜威都明确地予以澄清。杜威在《经验与存在：一

种评论》（1949）一文中就对美国哲学家卡恩把他的经验自然主义当作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终极实在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学说坚决予以驳斥。杜威明确指出：“没有比这么说更加脱离实际的事了。《经验与自然》最后一章有几页试图表明一种观点，即词汇‘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具有意义，而不是把经验以外的终极存在的基础作为其支撑。……我的书的原文明确地表明，我使用这些词汇与传统的用法大不相同，二者根本是不能相融的。”

杜威认为，人们可以用“形而上学”之类词汇来表达“科学探究问题的普遍特征”，或对于自然和社会历史等现实领域的研究的某种概括，由此对这方面的研究起到某种促进作用。杜威在《经验、认识和价值：一种回答》（1939）一文中把哲学写作的主要目的概括为“在实在和自然过程的普遍框架之中重新整合人类知识和活动”。究竟如何理解杜威的“普遍特征”“普遍框架”等词汇的意义、特别是如何“重新整合人类知识和活动”，已引起一些研究杜威的美国哲学家的关注。当代美国哲学家博伊斯沃特在《杜威的形而上学：原型实在的地图》一文中认为杜威延续的是皮尔士的脚步。皮尔士曾把真理比作一根缆绳，那么将多根缆绳撮合在一起，就比单独的缆绳更强有力。同样，将类似的观念撮合在一起也会更接近真理。杜威主张“重新整合人类知识和活动”，也类似于将人类知识撮合在一起。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杜威的原意，还需要作具体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杜威所赞成的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不同则是明显的事实。

杜威从来没有从唯物主义立场来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甚至还反对唯物主义。但这与其说是他对唯物主义的敌视，不如说是由于他混淆了不同形式的唯物主义、把它们都当作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脱离的旧唯物主义的必然结局。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等形式的实用主义有根本区别，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自己队伍内部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倒退到了不仅与辩证唯物主义格格不入，而且为杜威所激烈批评的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如果的确存在这种情况，那杜威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还可能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 [1] 刘放桐.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J]. 复旦学报, 2005 (5).
- [2]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67.
- [3] 宋华华. 大型学术类翻译项目《杜威全集》的运作实践 [J]. 编辑学刊, 2015 (3): 66-70.

A Brief Analysis of Dewey's Philosophical Concept and His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Wang Qi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Dewey holds that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rresponding cultural forms,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Human memory, imagination, emotion and so on are derived from practice in the final analysis, but they go beyond the original practice and real life after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logical and so on. Philosophy is the result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Among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s, Dewey is famous for his emphasis on criticizing and surpassing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However, he did not completely reject metaphysics itself, and he even affirmed metaphysics on the occasion of reconciling real life, practice, emotion and belief.

Key words: Practice; Separatio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Modification; Trend